

漢

書

一九



張湯傳第二十九

班固

漢書五十九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湯杜陵人也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師古曰

者言其尚幼少也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重得鼠及餘肉

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師古曰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送赴對也爰換也以文書代

換其口辭也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窮覈數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訊音信并取鼠與肉具獄磔

堂下師古曰具爲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

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爲長安吏周陽

侯爲諸卿時師古曰姓趙嘗繫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爲

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爲甯成掾以

湯爲無害言大府

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最勝也解在蕭何傳

調茂陵

尉

師古曰調選也選以爲此官也調音徒釣反

治方中

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

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弁上如淳曰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曰蘇說非也古謂掘地爲阬曰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筭程課者猶以方計之非謂避諱也

武安侯爲丞相

師古曰田蚡

徵湯爲史薦

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

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

職之吏

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

已而禹至少府湯爲廷尉兩人

交驩兄事禹

師古事之如兄

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

御人

師古曰舞弄其智制御它人也

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

甲魚翁叔之屬交私

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師古曰

日乾音干

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

合然陽浮道與之

師古曰陽以道義爲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

是時上方鄉

文學

師古曰鄉讀曰嚮

湯使大獄欲傳古義

師古曰傳讀曰附

乃請博

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

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調也言平均疑法及爲讞疑奏之

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

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

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著謂明書之也挈手獄

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手令以爲後式也挈音口計反

揚主之明

師古曰言此自天子之意非由臣下有司

奏事

即遣湯摧謝

蘇林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若上有責即摧折而謝也

鄉上意所便

師古

曰謂如天子責湯之指而言其端也鄉讀曰嚮

必引正監掾史賢者固爲巨議

如此

師古曰如上之意

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

蘇林曰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

罪常釋

臣瓚曰謂常見原也

間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

奏廼監掾史某所爲

師古曰間謂非當朝奏者

其欲薦吏揚人之

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臯予監吏深

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

舞文巧詆

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其下並同

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

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

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故皆見

原釋也如淳曰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以先口解之矣上以湯言輒裁察之輕其罪也師古曰李如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

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爲此人希恩宥也於是上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臯非未奏之前口豫言也

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

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

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祐也

其

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師古曰造至詰也請問也造音七到反

是以湯雖

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爪
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
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
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
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

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

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爲功多此類

繇是益尊任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

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卬給縣官

師古曰卬音牛向反

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

籠天下鹽鐵

師古曰籠羅其事皆令利入官

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

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

師古曰輔助也以巧詆助法言不公

也

平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曰

盱師古曰盱晚也論事既多至於日晚盱音幹

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

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已無所造設也

天下事皆決

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

並侵漁

師古曰並且也

於是痛繩以梟自公卿以下至于庶

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

求和親群臣議前

師古曰於上前議事

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

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動

師古曰言難可屢動

高帝欲

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

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追還蕭然苦兵

師古曰蕭然猶騷然擾動

之貌也

孝景時吳楚七國反且帝往來東宮間

師古曰謂諮謀

於大后也

天下寒心數月

師古曰懼於兵難也

吳楚已破竟景帝不

言兵

師古曰說景帝之身更不議征伐之事

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

匈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

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

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

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詐忠

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

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爲生也

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

障閒

師古曰鄣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鄣蔽以扞寇也鄣音之向反

山自度辯窮

且下吏

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自辯而辭窮當下吏也

日能迺遣山乘障

師古曰乘登也

登而

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群臣震龍

師古曰

曰震動也龍言失氣也龍言音之涉反

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

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操

志行也音

始湯為小吏與錢通

師古曰為小吏之時與田甲為錢財之交

及為

大吏而甲所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為御史大

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為御

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

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藉已在內臺中文書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能為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

數義同蘇說是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飢饉薦臻字亦如此

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

姦事

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

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

居爲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

師古曰從讀曰蹤

湯陽驚曰此

殆文故人怨之

師古曰殆近也

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

視病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

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

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

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

弟繫導官

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或以

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

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

陰爲之而陽不省

師古曰省現也

謁居第不知而怨湯使人

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

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

孝文園瘞錢

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

丞相青翟朝與湯約

俱謝

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爲此要約

至前

師古曰至天子之前

湯念獨丞相以四時

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與讀曰豫無豫無不干其事也

丞

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

張晏

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也

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

師古曰百官表

丞相有兩長史今此云三者蓋以守者非正負也

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

傳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

應劭曰短長術興於

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短長術也 剛暴人也官

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師古曰言舊在湯上已而失官守長史

訕體於湯師古曰謂拜伏也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

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

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

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

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曰湯且欲為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

富與湯分之服虔曰居謂儲也及它姦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

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

有以吾謀告之者師古曰類似也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

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

師古曰對面欺誣也

使使

八輩簿責湯

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悉主責也師古曰以文簿次第一責之

湯具自道無

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

師古曰讓亦責也

君何不知分也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

師古曰幾音居起反

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

師古曰重猶難也

欲令君自爲計

師古曰言引決也

何多以對爲

師古曰言何用多對

湯廼

爲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

三公無以塞責

師古曰塞當也

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

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無它贏

師古曰贏餘也

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

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何厚葬爲載以

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

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

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爲郎

用善書給事尚書

師古曰於尚書中給事也給供也

精力於職休沐未

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

世識之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

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

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

師古曰篤厚也

光親

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

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
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
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
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
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
世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
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
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
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
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

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

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

褒有德以懷萬方

師古曰懷來也

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

廷尊榮天下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

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

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

功臣以填藩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毋空大位以塞爭權

師古曰大臣位

空則起爭奪之權也

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

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

車騎

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

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

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

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

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

懼不敢當請閒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

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遽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量不

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

之命師古曰財與裁同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

者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

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

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

子禹爲右將軍上亦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

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反夷

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師古曰忌者戒盈滿之禍其

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即今所謂孫女也當相坐安世瘦

懼形於顏色師古曰形見也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

以慰其意安世歸恐師古曰歸益也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

自著外內無閒師古曰著明也間隙也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

出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聞有詔令乃驚使史之丞相

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師古曰與讀曰豫嘗有

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

謝邪絕弗復爲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有郎功

高不調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

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

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

果遷

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

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

以過失

師古曰問已有何失

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

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

師古曰較明貌

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

遠權執如此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

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

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

師古

曰反讀曰翻

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

曰奴以恚怒誣汗衣冠告署適奴

師古曰適讀曰謫

其隱人

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
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
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
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
室

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爲密室蓄火以置
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爲蠶室耳後

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
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
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以家財聘之
曾孫數有徵怪

師古曰
徵證也

語在宣紀賀聞知爲安世道

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

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廷

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

冢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

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

賀有子

蚤死

師古曰蚤古早字

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

師古曰言

彭祖養以爲子

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

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

上曰吾自爲掖廷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

復言遂下詔曰其爲故掖廷令張賀置守冢三十

家上自處置其里

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汝反

居冢西鬪雞翁舍南

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

掖廷令張賀輔道朕躬

師古曰道讀曰導

脩文學經術恩惠

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

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賜賀諡

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

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

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

萬數

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簿也

安世尊爲公侯食邑

萬戶然身衣弋綈

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也

夫人自紡績家童

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

能殖其貨

師古曰殖生也

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

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

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

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

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師古曰言意所不及者即以問君也何感而上書

歸衛將軍富平侯印師古曰感恨也音胡閭反薄朕忘故蘇林曰本

此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薄猶嫌也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

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

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云彫朱輪

輿不巾不蓋菑矛戟幢也麾車介士謂甲士也菑插也痺皮篋盛弩也菑音側事反痺音服誨曰敬侯賜

塋杜東師古曰塋冢地也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
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
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
口陳至誠天子以爲有讓廼徙封平原并一國戶

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諡曰愛侯子勃嗣爲散騎

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

丞陳湯蘇林曰獻丞主貢獻物也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

賜諡曰繆侯師古曰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諡繆者妄也後湯立功西域世以

勃爲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

霍爲我戒豈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言以驕奢致禍也且死分

前漢傳三十九
施宗族故舊

師古曰言將死之時多以財分施也

薄葬不起墳臨尚敬武

公主

文穎曰成帝姊也臣瓚曰節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嫂何以取姊殺之既謂元后爲嫂是

則元帝姊也

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

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

許嘉女上爲放供張

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賜甲第充以

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

供其弟

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

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

萬數放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

將軍與上卧起寵愛殊絕常從爲微行出游北至

甘泉南至長楊五柞

師古曰柞與柞同

鬪雞走馬長安中積

數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

秋富動作不節甚以過放

師古曰以放爲罪過

時數有災異議

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

師古曰薛宣翟方進

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脩等四人奉

使至放家逐名捕賊

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

時放見在奴從者

閉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

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强求不得

子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

姓景名武

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以縣官事怨

樂府游徼莽

師古曰樂府之游徼名莽

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

群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

弟斫破器物宮中皆奔走伏匿

師古曰奔走古奔字

莽自髡鉗

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

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爲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

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弟不得幸

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爲

臣不忠首

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爲首

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

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

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

宿衛在位臣請免放歸國以銷衆邪之萌厭海內

之心

師古曰萌始生者也厭滿也音一豔反

上不得已

師古曰已止也

左遷放爲北

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大后以放爲言出放爲

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蝕

師古曰比頻也

故久

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
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爲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
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
爲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
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
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
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
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
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

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
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
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
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
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脩明習漢家制度
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
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張湯本居杜
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服虔曰隨所事
帝徙處其陵也凡三徙復
還杜陵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

言故闕焉

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臣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七略云

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強漢興以來侯者百

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

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
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
之陰德亦有助云

張湯傳第二十九

杜周傳卷第三十

班固

漢書六十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

牙薦之張湯為廷尉史使案邊失亡

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

有所亡失也師古曰此說皆非也謂因虐剪入為寇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

所論殺甚多奏事中

意任用

師古曰以奏事當天子之意言故被任用也中音竹仲反

與減宜更為中丞者

十餘歲

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

周少言重遲

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

而內深

次骨

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

宜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

放張湯

師古曰大抵大歸也放依也音甫往反

而善候司

師古曰觀望天子意

上所欲

擠者因而陷之

孟康曰擠音濟師古曰擠隊也

上所欲釋久繫待

問而微見其寃狀

師古曰見顯也

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

平不循三尺法

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曰循因也順也

專以人主意指

爲獄獄者固如是乎

師古曰言不當然也

周曰三尺安出哉

師古

曰安猶焉也

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跡爲令

師古曰著謂明表也

跡謂分條也

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

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爲是也

至周爲

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

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

如淳曰郡吏太守也文穎曰大府公府也孟康曰舉之廷

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

一歲至千

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

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

師古曰往赴對也

吏因責如章告劾

師古曰皆令服罪如所告劾之本

不服以掠笞定之

師古曰定其辭令服也

於是聞

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

言

師古曰更歷也其罪或非赦例故不得除而久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相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更音工衡反

大氏盡

詆以不道以上

師古曰氏讀與抵同抵歸也詆誣也並音丁禮反

廷尉及中都官

詔獄逮至六七萬人

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追考問者六七萬人也

吏所

增加十有餘萬

師古曰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加也

周中廢後為執金

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

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廷史有一馬

師古曰廷史即廷尉史也

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

萬矣

師古曰訾與貲同

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

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

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管

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

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

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

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

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

以

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為建平侯延

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

師古曰首謂初首先發之

有忠節

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

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

父故吏侯史吳

師古曰姓侯史名吳

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

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

師古

曰交雜同共治之也

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

匿反者迺匿爲隨者也

孟康曰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

即以赦令除

吳罪後侍御史治實

師古曰重覈其事也

以桑遷通經術知父

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

吏首匿遷

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爲謀首而藏匿人也他皆類此

不與無人匿隨從者

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

師古曰縱放也

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數爲侯

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

車門議問吳法

師古曰於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

議者知大將軍指皆

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議光於是以千秋

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

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為其壻也師古曰此說

非也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

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

坐之延年乃奏記光爭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

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

師古曰詆誣也次下亦同

又丞相素無

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

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

好與在下人言議耳

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

師古曰無善狀

延年愚以

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

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嘗及仕先帝而任事也

非

有大故不可棄也聞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師古

曰峻謂峭刻也

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

合衆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

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

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爲重事

光以廷尉少府

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

師古

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

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

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

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

師古曰比類也

宜脩孝文時政示以

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

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豐年當

應也說讀曰悅

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延年發

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

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然後奏言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

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致之於罪法

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府也諸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

上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二分章耳非令決疑也昭帝末寢疾徵天下名

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

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

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

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

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

千三百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

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

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穎

陰侯灌嬰大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

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

揭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乃云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使一也故當姓史或

作使字而表皆封侯益土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師

曰言皆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

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

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

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遺吏考案

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

師古曰傳言延年身不犯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

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爲北地大

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爲邊吏治郡不進

師古曰比於諸郡不爲最也

上以璽書讓延年

師古曰讓責也

延年乃選用良吏捕擊豪

強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

二十斤徙爲西河大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爲

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

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

乞骸骨天子憫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

百斤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

就第

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熊軾卓蓋倚鹿較者畫立鹿於車之前兩藩外也伏

熊軾者車前橫軾爲伏熊之形也

後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爲

郎本始中以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

文穎曰趙充國也臣瓚曰征蒲

類海故以爲名

還爲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鴈門太守父延年

薨徵視喪事拜爲大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

日常去酒省食

師古曰獄案已具當論決之故封上

官屬稱其有恩元帝

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

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

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

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

師古曰盲目無見也偏盲者患目也

今俗乃以兩目無見者始為盲語移轉也

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

字

師古曰並字子夏

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

子夏以相別

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也

欽惡以疾見詆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迺

為小冠高廣財二寸

師古曰財與纔同古通用字

由是京師更謂欽

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

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

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將軍

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

師古曰閒讀曰閑

欽為人深

博有謀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

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

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

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

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者也

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

師古曰鄉舉者博問

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閑也窈音一了反窕音徒了反

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

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

師古曰勝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姪己之女弟則謂之娣塞絕也故

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

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

厭

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

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

師古曰

書云或四三年

師古曰周書亡逸篇曰惟湛樂之從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

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

言失欲之生害也

師古曰失讀曰佚佚與逸同

男子五十好

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

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俅異

態後俅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師古

曰間代也音居覓反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

罪之辜師古曰蒙亦被也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

術入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

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

質母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

技能如此則可為萬代法也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

色無節則致損敗故戒之也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

伯服也臣瓚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傳作也哀太子之放逐
愍周室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小雅也二說皆是卞音盤

唯將軍

常以爲憂鳳白之大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欽復

重言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

師古曰大雅蕩

之詩也言殷之所監見其事不遠近在夏后氏之時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

忽

師古曰忽忘也

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

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

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

符驗

韋昭曰宗躬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饗食國長久師古曰宗宣之義韋說是也近屬者謂漢家之事耳屬猶言甫爾也音之欲反

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睢歎之

李奇

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

知好色之伐性短年

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師古

曰蒙被也

故詠淑女幾以配上

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幾讀曰翼

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

師古曰作謂作詩也

夫君親壽尊國家

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

物理

師古曰今易無此文

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

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

惑

鄭氏曰卒急也師古曰卒音千忽反

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

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

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

師古曰蚤古早字

非天下之所

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

師古曰信讀曰申

逮

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

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權寵隆盛也始初清明天子新即位

宜立法制

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遴

李奇

曰遴難也師古曰遴與秀同

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大

后女弟司馬君力

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

與欽兄子私通事上

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

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陛

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

天心迹得失也

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

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

足以奉大對

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

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

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

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師古

曰解在劉向傳

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

曰乘陵也

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

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

屬無乖刺之心

師古曰刺戾也音來易反

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

垂蠻夷無逆理之節

師古曰三垂謂東南西也

殆為後宮

師古曰殆近也何

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

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

寵相害而為患者

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

唯陛下深戒之變

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

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

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躬道復興師古曰解在五

行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

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

三災惑為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熒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

惑為之退舍景公享延期之祚也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

應而不惑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也言仁道不遠求之而至也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

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師古曰由從也親二

宮之饗膳韋昭曰二宮即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饗膳之善也致昏晨之

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

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

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師古曰殫匱皆盡也從讀曰縱近諂諛之

人而遠公方師古曰方正也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

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論語稱周公謂魯公不使

大臣怨乎不以用也不見用而怨也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

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爲不可以奢泰

持也師古曰爲治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

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

殿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官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

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

師古曰以用也

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師古曰據經義以對欽對曰臣

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師古曰貞正也不信不貞萬物不生

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

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

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

師古曰恕仁也言以仁愛為心

內省已志施之於人也

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莅官不

敬師古曰泣臨也

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

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人能終始行孝而患不及於道者未之有也一說行

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

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

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

不為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師古

曰所為謂託人以為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為人之援而進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

其所安人焉廋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廋匿也此言視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可知

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

又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

實去偽師古曰長謂崇貴之也表明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朱

正色也紫間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以喻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當世治之所務也臣

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師古曰拂謂違戾也音佛不言則漸

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

耦意

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

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

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

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

不可勝也

師古曰匹婦一婦人也

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

師古曰

曰從讀曰縱不縱心於所欲也

此則衆庶咸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繼嗣日廣而海

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師古曰如此則細故萬端不足憂也

欽以

前事病賜帛罷後為議郎復以病免徵詣大將軍

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

師古曰慮計也

數稱達名士

王駿韋安世王延等

師古曰王駿王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即成帝時塞河堤者也

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墳

撫四夷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

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

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誅言

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

文穎曰穰侯魏冉也

權重於秦威

震鄰敵有旦莫偃伏之愛

師古曰言昭王幼少旦夕偃伏戲弄於舅之旁側也

心不

介然有間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

師古曰雅信謂素相

任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

文穎曰范雎為丞相穰侯就國

及近者

武安侯之見退

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怒乃退之也

三事之跡相

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

公之謙懼

師古曰由從也用也

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母使

范睢之徒得聞其說

師古曰簡音居覓反

頃之復日蝕京兆尹

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

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

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大

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

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

身刻已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

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

師古曰無屬無親屬

於上也分音扶問反字或作介介隔也其義兩通

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

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

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

于齊

鄧展曰詩言仲山甫徂齊者言衛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以爲封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

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以爲喻則是其義非繆而與今說詩者不同鄧晉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各韓詩也

猶

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

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

將軍

師古曰言衆人之意皆不如也

主上照然知之故攀援不遣

師古曰援

引也

書稱公母困我

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須留此母得遂去而今我困蓋成帝與鳳

詔書引此言之

唯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

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

獄語在元后傳章旣死衆庶寃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爲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一曰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欽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

也

師古曰將助也

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

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大常以列侯奉朝請

成帝時乃薨子業嗣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爲

大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

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爲函谷關都

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

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

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

猶言不肖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旣出關伏罪復發

蘇林曰長與許后書也語在外戚傳

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

業聽請不敬

服虔曰受立屬請爲不敬

坐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

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

師古曰更

音工衡反

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為陛

下廣持平例

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方進獨不坐是不平也

又無恐懼之心反因

時信其邪辟

師古曰信讀曰辟仲辟讀曰僻

報睚眦怨

師古曰睚音厓睚舉眼也眦即眦字謂目

臣也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一說睚音五解反眦音仕解反睚眦瞋目貌也兩義並通他皆類此

故事大逆朋友

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

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

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

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

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

宏前爲中丞時方進爲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

史

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

宏奏隆前奉使欺謾

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

不

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爲京兆尹時

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

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姦

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

夫爲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

師古曰詆誣也

復因紅陽侯事

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大甚案師丹

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

服虔曰殘瘡也

皆但以

附從方進尚獲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

巫下神為國求福幾獲大利師古曰幾讀曰異幸賴陛下至

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

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

惑左道也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

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

排擠英俊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託公報私橫屬無所畏忌師古

曰縱橫陵厲也欲以重轡天下師古曰重言重灼之轡讀曰燎假借用字天下莫不望

風而靡師古曰靡猶弱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骨肉

親屬莫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慄也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

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卒讀曰猝不以尉

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

今會成帝崩哀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

久朝無骨體之臣師古曰體亦鯁字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

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

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

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譖愬故許后被加

以非罪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

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兄紅陽侯立也姊淳于長母也皆

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

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

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

未皇

師古曰皇暇也

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意若探

湯

師古曰言重難之若以手探熱湯也

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

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

師古曰言其希有也

誠國家雄俊之

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

師古曰填音竹丹反

此人在

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

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

師古曰幾音鉅

依反業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高昌

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大

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庶人業復上

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
由是徵復爲大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
業爲大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
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以前
罷黜故見闊略師古曰闊略謂寬縱不問也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
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
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諡曰荒侯傳子至孫絕初杜
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賛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
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

繼世立朝相與提衡

如淳曰提衡猶言相提携也臣瓚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獨絕

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張純為侯故言杜氏獨絕也

迹

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

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屬也儒林貢薛

古年臣之輩

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

師古曰謂在周為唐杜氏也

及欽浮

沈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

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

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

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阨

度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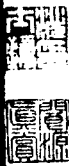
曰抵音紙阨音義謂罪敗而復押彈之蘇秦書有此法師古曰抵轆也

阨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阨音詭一說阨讀與戲同音許宜反

戲亦險也言輕其危險之與鬼谷有抵戲言也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

畏哉

杜周傳卷第三十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班固

漢書六十一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張騫漢中人也

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

建元中為郎時

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

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

以其頭

為飲器

韋昭曰飲器櫛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

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櫛櫛晉云獸子皆非也櫛櫛即今之偏櫛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獸子囊器所以洩便者也櫛音鼓

月氏

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

師古曰無援助也

漢方欲事滅胡

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衡反

迺募能

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

服虔曰堂邑姓

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李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

俱出隴西

徑匈奴

師古曰道由匈奴過

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

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

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

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

師古曰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嚮

西走數十日

師古曰走趨也不指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讀如本字

至大宛聞漢之饒

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

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

師古曰道讀曰導

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

為然遣騫為發道譯抵康居

師古曰抵至也道讀曰導

康居傳致

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

臣大夏而君之

師古曰以大夏為臣為之作君也

地肥饒少寇志安樂

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

師古曰下遠音于萬反

騫從月

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李說非也要衣要也領

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要音一遙反

留歲餘還並

南山欲從羗中歸

師古曰並音步浪反

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

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

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

信人

師古曰彊力言堅忍於事

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

禽獸給食

師古曰給供也

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

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

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

師古曰土地之

形及所生之物也

語皆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

杖蜀布

臣瓚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布細布也師古曰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蘇林乃言節間合而體離

誤後學矣

問安得此大夏國人口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

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則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即敬佛道者

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

數千里其俗土著

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其下亦同

與大

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

師古曰象大獸垂鼻長牙

其國

臨大水焉以騫度之

師古曰度計也

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

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羗中險羗人惡之少北

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

直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

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

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

師古曰設

施之以利誘令入朝誠得而以義屬之

師古曰謂不以兵革

則廣地萬里重

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

然迺令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

師古曰間使者求間隙而行

出

驄出柞出徙邛出犍

師古曰皆夷名驄音老柞材各反徙音斯犍蒲北反

皆各一二

千里其北方閉氏柞

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氏與柞二種也

南方閉騫

昆明

師古曰嵩昆明亦皆夷種名也嵩先緊反

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

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

國名滇越

服虔曰滇音顛
滇馬出其國

而蜀賈聞出物者或至焉古師

日間出物謂
私往市者

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

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迺復事西

南夷

師古曰事謂經略
通之專以為事也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

水草處軍得以不乏迺封騫為博望侯

師古曰取其
能廣博瞻望

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

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

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

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

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

師古曰並步浪反

匈奴時有

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

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

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

祁連焞煌間小國也

師古曰祁連山以東焞煌以西

大月氏攻殺難兜

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

詡侯抱亡置草中

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詡侯烏孫官名也為昆莫作傅父也師古曰詡

侯烏孫大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詡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之字詡與翕同

台為求

食還見狼乳之

師古曰以乳飲之

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

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

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

王

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李一姓耳

塞王南走遠徙月氏

居其地昆莫旣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

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

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

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

今單于新

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

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遺公主爲夫人

結昆弟其勢宜聽

師古曰言事聽從於漢

則是斷匈奴右臂也

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

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

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

師古曰爲騫之副而各令持節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

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遣

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道譯送騫師古曰與騫相

曰道讀曰導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師古曰與騫相隨而來報謝天

子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

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

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蘇林

曰鑿空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諸後使往

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

李奇曰質信也

外國由是信

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

節侯曰發易書以下

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

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

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

臣瓚曰今居縣名也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師古曰今

音零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發使抵安息奄蔡

犂軒條支身毒國

李奇軒音劇服虔曰犂軒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以下五國皆西域胡也

犂軒即大秦國也張掖驪軒縣蓋取此國爲名耳驪犂聲相近軒讀與軒同李奇音是也服說非也

而天子好宛馬

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

操大放博望侯時

師古曰操持也所齎持謂節及幣也放依也音甫往反

其後益習

而衰少焉

師古曰以其串習故不多發人

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

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師古曰道遠則還遲

近則來疾

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

牂柯越巂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也

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

師古曰文山以上初置者復

閉昆明

如淳曰爲昆明所閉

爲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

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

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

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

師古曰

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爲使者即聽而遣之

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

師古曰不爲限

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

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

侵盜幣物及使失指

師古曰乖天子指意

天子為其習之輒覆

按致重罪

師古曰言其串習不以為難必當更求充使也

以激怒令贖

師古曰令立功以贖罪

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

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

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贖物

師古曰言所贖官物竊自用之同於

有欲賤市以私其利

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者不盡入官也

外國亦厭漢

使人人有言輕重

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之人輕重不實

度漢兵遠不能

至

師古曰度計也

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

師古曰令其困苦也

漢使之絕

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

師古曰空即孔也

攻

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

使者爭言外國利害

師古曰言服之則利不計則爲害

皆有城邑兵弱

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

師古曰趙破奴

將屬國騎及

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

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

卓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

而大宛諸國發

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爲大鳥卵及黎軒眩人獻

於漢

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鸞也眩相詐惑也鄧太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爲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爲夷狄僞道不可施行後

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乃知出宗時黎軒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鸞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

之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鸞音羗

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

臣瓚曰漢使采取持來至漢

天子

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

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

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示之令其

觀覽大角氏師古曰氏丁禮反解在武紀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

曰聚都邑人令觀看以誇示之觀音工喚反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

名倉庫府臧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師古曰見顯示及

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

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師古曰遞更來去前後不絕更工衡反大宛以西

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漢使

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孟康曰少從不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

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孰也晉灼曰多進虛美之言必成之計於天子而卒不果也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爲少從惣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事見班固第仲升書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

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

師古曰志懷美悅專

事求之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

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

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

相與謀曰

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

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

又鹹苦即今焯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

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

草又且往往而絕邑

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

乏食者多漢使

數百人爲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

言椎金馬而去

如淳曰罵詈也師古曰椎破金馬也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

宛中貴人

怒曰

師古曰中貴人中臣之貴者

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

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

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兵不過三千人強弩

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

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

李氏

師古曰欲封其兄弟

迺以李廣利為將軍伐宛騫孫猛字

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

為石顯所譖自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大初

元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

惡少年數萬人以往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期至貳師城取善

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旣西過鹽

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

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財有數千

師古曰比音必皆飢罷師古曰罷讀曰疲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

殺傷其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

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煇煌士不過

什一二師古曰十人之中一二人得還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

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

發而復往

師古曰益多也

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

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燁煌其夏漢亡浞

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

師古曰趙破奴後封浞野侯浞音上角反

公卿議者

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

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

烏孫輪臺易苦漢使

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

爲外國笑迺案

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

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

赦囚徒扞寇

盜

如淳曰放囚徒使其扞御寇盜師古曰使從軍爲斥候

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

出燁煌六萬人

師古曰興發部署歲餘乃得行

負私從者不與

師古曰負私糧食及

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與讀曰豫

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

糧兵弩其設

師古曰施張其具也

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

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

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

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今從他道亦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

圍而攻之今作孔使穿穴也下云使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叙其事也一曰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

攻而益發戎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

以衛酒泉

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

而發天下七科適

師古曰適讀曰

適七科解在武紀

及載糒給貳師

師古曰糒乾飯音備

轉車人徒相連屬

至燔煌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

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

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

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

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

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

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

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

令宛益生詐

師古曰留行謂留止軍廢其行

迺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

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

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

師古曰母寡宛王名

今殺王而出善

馬漢兵宜解即不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

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

師古

曰宛之貴人爲將而勇者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

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

所爲攻宛以王母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

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
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
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

師古曰今貳師孰計之而欲
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

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
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爲來誅首
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
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

師古曰罷
讀曰疲

軍吏皆以

爲然許宛之約宛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

食食漢軍

師古曰下
食讀曰飮

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

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

者名昧蔡爲宛王

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末之未蔡音千昌反

與盟而罷

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煇煌西爲

人多道上國不能食

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飮

分爲數軍

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

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

而輕之

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人

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生軍

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

師古

曰走

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

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

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

如淳曰時多別將故

謂貳師為大將軍

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

師古曰言毒恨

今生將卒

失大事

師古曰卒讀曰猝

欲殺莫適先擊

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意先擊者也音丁歷反

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

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

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

師古曰東旋軍東出

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

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馬千餘匹後行非乏

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

故者衆

師古曰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物故謂死也解具在景紀及蘇武傳

天子為萬里而

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

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

鴈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

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穎曰漢使期門郎也車令姓名也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

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

靈從汧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

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

得天人之應也師古曰從由也汧逆流而上也言路由山險又汧河也汧音素士大夫徑度

師古曰言獲無屯難也獲

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

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

正趙始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為

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黨太守

師古曰哆音昌野反

軍官吏為

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

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以適過行

皆黜其勞師古曰適讀曰謫言以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敘功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師古

曰或以他財物充之故云直伐宛再反師古曰再反猶今言兩迴凡四歲而得罷焉後

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

奴度郅居水師古曰郅音質兵敗降匈奴為單于所殺語在

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

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

窮河原惡睹所謂昆侖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尚書曰道河積石是

謂河原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昆侖也師古曰惡音烏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

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

如淳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荀悅誤以放爲

效字因解爲不效荀失之矣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班固

漢書卷六十一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

為陰故命南正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據班氏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

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

甫其後也

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

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

馬氏

師古曰失其所守之職也

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

適晉

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穰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也

晉中軍隨會奔魏

如淳曰左

氏傳晉偽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噪而還時也師古曰奔古奔字也據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

少梁則似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而司馬氏入

少梁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

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張晏曰司馬喜為中山相在

趙者以傳劒論顯服虔曰世善劒也師古曰劒論劒術之論也論求頓反蒯聵其後

也如淳曰刺客傳之蒯聵也師古曰蒯聵古曰蒯聵怪反蒯聵五怪反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應

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以當先伐蜀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取之師古曰錯音千各反於是惠王使

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錯孫靳音祈錯孫靳師古曰事

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靳與武安君阮趙

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王時趙括為將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李奇曰地名在咸陽

西十里師古葬於華池晉灼曰縣名也在鄠縣師古曰晉說非也華池在左馮翊界近夏陽非鄠縣靳

曰郵音尤

孫昌為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蒯瞶玄孫印為武

信君將而徇朝歌

師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曰趙將司馬印是知為武臣

之將諸侯之相王王印於躬

師古曰項羽封印為躬王

漢之伐楚印歸

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母懌

師古曰懌弋赤反

母懌為漢

市長母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

師古曰蘇說非也高門地名在夏陽西北而東去華池三里

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如淳曰漢儀注太史

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

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曰談為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

太史公學

天官於唐都

師古曰即律歷志所云方士唐都者

受易於楊何

師古曰何字叔元菑

儒林傳習道論於黃子

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韓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命乃

殺也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

而師諄師古曰諄惑也各習師法惑於所見諄布內反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

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張晏曰大傳謂易繫辭夫

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

異路有省不省耳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緒耳直猶但也嘗

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李奇

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師古曰拘曲礙也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

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

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師古曰易變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師古曰言難盡用

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

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其正名實不可

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

師古曰澹古澹字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

名法之要師古曰撮撝取也音千活反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

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

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

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曰佚樂也字與逸同至於大

道之要去健羨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晉灼曰老子

曰善閉者無關鍵嚴君平曰折關破鍵使姦者自止服說是也師古曰二義並通鍵其偃反然今書本字皆作健字也黜聰明

如淳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晉灼曰嚴君平曰黜聰弃明倚依太素反本歸真則理得而海內鈞也師古曰黜廢也釋此而

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

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師古曰蚤古早字夫陰陽四時八位十

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

各有禁謂月令者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

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

經也師古曰經常法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

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

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師古曰究盡也

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

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

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椽

桷不斷

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
椽桷木也茨疾茲反椽音采又音菜

飯土簋飲土刑

師古曰簋所以盛飯也刑以盛羹也土謂燒土
爲之即瓦器也飯扶晚反簋音軌

飲土刑

服虔曰
糲粗米

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
爲糲音賴師古曰食飯也

藜藿之羹

師古曰藜草似
蓬也藿豆葉也

夏曰

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

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

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適

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

師古曰給亦足
也人人家家皆

得足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列親

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

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

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

師古曰分扶問反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公鳥反使人不得

反其意剡決於名時失人情師古曰剡讀與專同又音章免反故曰使

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

錯交互明知事情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言

曰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為者功利大也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指趣幽遠其術

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師古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

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

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師古曰興起也舍廢也

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虛者道之

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以為教但執其綱而已羣臣並至使

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

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中當也充也音竹仲反款言不聽茲迺不

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師古曰形見也在所欲用耳何事

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師古曰元氣之貌也混胡本反光燿天下復

反無名師古曰反還也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

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不可復生

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

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

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皆言道家之教為長也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

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

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

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九疑舜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會稽九

疑山有峯解在司馬相如傳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牂柯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北涉汶泗師古曰汶泗兩

水名在地理志攷音問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師古

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於此行鄉射之禮嶧音懌阮困蕃薛丘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皮過

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略邛笮昆明

師古曰笮才各反

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

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

不得與從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

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之

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

衰絕於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

千歲之統封泰山而子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

夫子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

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

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

師古曰此孔子說孝經之辭也

夫天下稱周

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

師古曰召讀曰邵

達

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

師古曰爰曰也發語辭也一日

爰於也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

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

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

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

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

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

令紬史記石室金縢之書

如淳曰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此說非也紬謂綴集

之音胃饋與匱同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

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武帝太初元年時述史記

也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

神受記

張晏曰以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諸神受記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歷紀四時

故云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記遷因此而作師古曰張說是矣

太史公曰先人有

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

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

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師古曰攘古讓字言當已述成先人之業何敢自謙當五

百歲而讓之也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

公曰余聞之董生

服虔曰仲舒也

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

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師古曰是非謂本其得失

以爲天下儀表

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師古曰時諸侯僭侈大夫擅權故貶討之

也貶退也討治也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

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

師古曰與讀曰豫

善善惡惡賢賢

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師古曰以變化之道爲長也長讀如

本字一曰長謂宗長之也音竹兩反下皆類此

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

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

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

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

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師古曰撥亂世反

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萬八千

誤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何乃忽言減

乎學者又爲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

公羊之傳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

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

稷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解並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師古

曰已語終之辭故易曰差以豪釐謬以千里師古曰今之易經及

所稱易緯者則有之焉故臣弑君子弑又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漸久矣師古曰易坤卦文言之辭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師古曰經常也爲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

首惡之名師古曰蒙猶被也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

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

義師古曰其心雖善以不知義理之故則陷於惡也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

不敢辭弑君之罪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師古曰爲臣下所干犯也一日違犯禮義也臣

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

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

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

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

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師古曰斷決也決之於禮義也當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旣具咸各序

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

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師古曰唯弋癸反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處戲至純厚

作易八卦師古曰處讀與伏同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

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

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

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

師古曰於歎辭也穆美也

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

澤泳罔極

師古曰罔無也極止也

海外殊俗重譯

款塞

師古曰款叩也

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

師古曰道言也

臣下百官

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

師古曰力勤也

且士賢能矣而

不用有國者恥也主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

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

業不述墮先人所言

師古曰墮毀也謂不修之也音火規反

罪莫大焉余

所謂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

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

羈紲

師古曰羈係也紲長繩也羈力追反紲先列反

迺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臯

師古

曰喟然歎息負也音丘位反

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

師古曰惟思也

夫詩

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師古曰隱憂也約屈也

卒述陶唐

以來至于麟止

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作史記止於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

上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遷序事盡太初故言至麟而止張說是也

自黃帝始

師古曰遷之書

序衆篇各別有辭班氏以其文多故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故此單目盡於六十九至惟漢繼五帝末統之後乃言第七十讀者不詳其意或於目中加入云敘傳第七十此大妄矣

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

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

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

文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

三代世表第十一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

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歷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召讀曰邵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三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

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師古曰景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所生遷謂同母者爲一宗故云五宗也

三

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

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師古曰苴音子閭反孫

子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

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
第十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
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
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
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
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
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
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
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
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

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
第三十二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田儵列傳第
三十四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
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傅靳酈成侯
列傳第三十八

師古曰酈成侯周繇也
酈音並且月反又音陪

劉敬叔孫通列

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
傳第四十一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
敖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
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
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

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
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
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
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
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
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二十
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
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
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

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鑕玉版圖籍散亂

如淳曰玉版刻玉版畫為文字也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

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

往間出師古曰彬彬文章自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

賈誼朝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

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繼纂其職師古

曰纂讀與撰同曰於戲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

隨字而別文曲為解釋云有古凶美惡之殊是不通余維先人嘗

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

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師古曰欽敬也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

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歷差殊異代則難

以時辨故作表也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

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

共一轂運行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師古曰此

說非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輻咸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歸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天子也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

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

時師古曰俶儻大節也俶吐歷反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

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

拾遺補闕藝成一家言

孟康曰藝音祿謂裳下襖祿李奇曰藝六藝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藝古藝

字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

師古曰藏於山者備亡失也其副貳本乃留京師也

以竣後聖君子第七十

師古曰竣古俟字

遷之自敘云爾

師古曰自此以前皆自敘之辭也自此以後乃班氏作傳語耳

而十篇缺

有錄無書

張晏曰遷役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斷列傳

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

遷既

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

安

師古曰故人者言其舊交也

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

少卿足下

如傳曰少卿任安字

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

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

師古曰懇懇至誠也音懇

若望僕

不相師用

師古曰望怨也

而流俗人之言

師古曰謂隨俗人之言而依移其志

僕非

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側聞長者遺風矣

師古曰罷讀曰疲

顧

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

師古曰顧思念也尤過也

欲益反損

是以抑鬱而無誰語

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

諺曰誰為

為之孰令聽之

師古曰言無知己者設欲修名節立言立行誰可為作之又令誰聽之上為音于偽反

蓋

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師古曰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子期

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時人

無足復為鼓琴耳

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已容

師古曰說讀曰悅

若僕

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

應劭曰由夷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

隨侯珠也和和氏璧

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

師古

曰點

書辭宜荅

師古曰宜早荅

會東從來

服虔曰從武帝還也

又迫賤事

孟康曰卑賤之事苦煩務也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賤小者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也孟說是也

相見日淺卒卒

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

文穎曰卒言倉卒師古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閒隙也卒音千忽反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

如淳曰平居時遷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師

古曰不測謂深也

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

李奇曰薄迫也迫當

從行也如淳曰遷時從上在鹵簿中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恐卒然不可諱

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可諱謂安死也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

師古曰懣煩悶也曉告喻也懣音滿

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

師古曰謂任安恨不見報

請略陳固陋闕

然不報幸勿過

師古曰謂中閒久不報也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

也

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

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

師古

曰符信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

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憊

於欲利

師古曰憊亦痛也音千敢反

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

而詬莫大於宮刑

師古曰詬恥也音垢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

一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

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

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應劭曰景監秦嬖人也服虔曰趙良

賢者

同子參乘爰絲變色

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

自古而恥

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官豎莫不傷氣况忼慨之

士乎

師古曰忼音口朗反

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

天下豪隽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

餘年矣

師古曰言侍從天子之車輿

所以自惟

師古曰惟思也

上之不能納

忠效信

師古曰效致也

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

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嚴穴之士外之不能

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

師古曰搴拔也取敵人之旗也搴音

蹇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

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

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

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

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師古曰鄉讀曰鄉同鄉置義音時也

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

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闡葺之中

師古曰闡葺猥賤也闡下也葺細毛也言非豪楚也闡吐合反昔人勇反

迺欲叩首信眉論列是

非

師古曰印讀曰仰信讀曰伸列陳也

一不亦輕朝廷者當世之士邪

師古曰著辱也

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

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

師古曰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

亦言無此事也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

之中

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

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如

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己方有所造不服修人事也師古曰言然官職務耳未論造書也如說失之故

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

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

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

異路

師古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

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

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子義分

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胡亞反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

家之急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僕以爲有

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

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

臣隨而媒孽其短臣瓚曰媒謂藹合會之孽謂爲生其罪置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鞠孽之

孽一曰齊人謂鞠餅爲媒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

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

李奇曰挑音詆師古曰詆讀曰仰漢軍北向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故云然與

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師古曰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

死扶傷不給

師古曰給猶供也

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

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

師古曰能引弓者皆發之

一國共攻而圍

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

然李陵壹呼勞軍

師古曰呼火故反

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

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孟康曰沫音賴李音曰拳弩弓也師古曰

沫古賴字賴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鹽類冒犯也首嚮也沫呼內反字從午末之末拳丘權反又音眷冒莫克反首式救反或讀乃以拳取手之

拳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

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

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

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

不自料其卑賤

師古曰料量也音聊

見主上慘惻怛悼誠欲効

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師古

曰自絕言甘而與眾人分之共同其少多也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

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

功而歸以其當破敗之罪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

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兵也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

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

睚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皆也猶言顧瞻之頃也睚音厓皆才賜反明主

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也音才汝反

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拳拳忠謹之自劉向傳作惓惓字

音義同耳列陳也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

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

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圍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

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

家聲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陵降而隤之也師古曰隤隤主也音頽而僕又昔以蠶室蘇林

曰昔次也若人相卑次師古曰此說非也昔音人勇反推也蠶室初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重為天下

觀笑師古曰觀視之而笑也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

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

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

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

師古曰螻蟻蛄也螻蛄蟬也皆蟲之微小者螻音樓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師古曰與許也

不許其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

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

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師古曰趨讀曰趨趨嚮也

太上不辱先

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

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

辱

師古曰箠杖也音止索反

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

師古曰嬰繞也鬻吐計反

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

師古曰腐刑解在景

紀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

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牢檻之中搖尾而求食

師古曰牢掘地以陷獸也音才性反

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執

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

文穎曰未遇刑也

今

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

師古曰

幽於圜牆之

中

師古曰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土

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

師古曰槍千羊

反視徒隸則心惕息

師古曰惕懼也息喘息也

何者積威約之執

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

師古

曰強其兩反

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

師古曰說在刑

法志淮陰王也受械於陳

師古曰高祖偽遊雲夢而信至陳上謁即見囚執械謂桎梏之

彭

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

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讀曰嚮

絳侯

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

師古曰伯讀曰霸

魏其大將也

衣赭關三木

師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

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

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

同加不能引決自財

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字

在塵埃之中古今

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

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

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

人所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

師古曰重難也

夫人情莫

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

師古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顧於念親戚妻子

迺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

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

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免焉

師古曰勇

敢之人聞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
之夫心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免勵也僕雖怯栗欲苟活師

曰栗柔弱也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紕之音人阮反

辱哉師古曰湛讀曰沈累力追反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楊雄方言云

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豎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晉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師古曰應說也是也況

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

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

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倣儻非常

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臲

脚兵法脩列文穎曰孫子與龐涓學而為龐涓所斷足師古曰臲音頻忍反不韋遷蜀世

傳呂覽

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師古曰說難孤憤韓

子之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

師古

曰氏歸也音丁禮反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

事思來者

師古曰令將來之人見已志也

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

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師古

曰見胡電反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

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

師古曰稽計也

興壞之理凡百

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

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

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臧之名山傳之其人通

邑大都

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

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

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

未易居上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

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

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

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

師古曰如亦往也

每念斯恥

汙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寧得自

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

師古曰湛讀曰

沉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

之私指謬乎

師古曰指意也

今雖欲自彫琢

師古曰琢刻也音篆

曼辭以

自解

如淳曰曼美也
師古曰曼音萬

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

師古曰
祇適也要

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揚惲

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

應劭曰以遷世為史官通於古
今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

氏纂之

師古曰纂
與撰同

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

有遺文其語不經

師古曰非
經典所說

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

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

輯其本事是以為之傳

師古曰輯
與集同

又纂養異同為國語

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

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秦

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

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

撫傳師古曰撫拾也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

牾如淳曰梧讀曰迂相觸迂也師古曰抵觸也梧相支柱不安也梧音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

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

是非頗繆於聖人師古曰頗普我反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

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

利而著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

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

質而不俚劉德曰俚鄙也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閭里之鄙言也師古曰劉說是也俚音里其文直

其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

實事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

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迹其所

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萋兮菲兮

成是貝錦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

作墓寢之詩以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楚貞云然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獨云子者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班固

漢書六十三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

帝王夫人生齊懷王閔

師古曰閔音宏

李姬生燕刺王旦廣

陵厲王胥

師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諡法暴戾無親曰刺刺音來葛反

李夫人生昌邑

哀王髡

師古曰髡音博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十歲矣初上

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襍

師古曰襍求子之神也解在枚皐傳

使

東方朔枚皐作襍祝

師古曰祝襍之祝辭

少壯詔受公羊春秋

師古曰少壯者言漸長大也少讀如李字

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

爲立博望苑

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

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

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

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

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師古曰娣音弟

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

晉晏曰皆以舅氏姓爲氏以相別也

師古曰進者皇孫名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

衛氏有隙

師古曰充爲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沒入車馬太子求充充不聽也

恐上晏駕

後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爲姦是時上

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爲左右皆爲蠱道祝詛窮治

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

師古曰兩公主

及皇

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

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剛

語在公孫

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

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

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師古曰說讀充遂至太子

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師古曰辟獨

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師古曰德懼

爲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

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

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

獄師古曰矯託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

吏請問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

后吏及太子吏
耳璜說是也

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

念秦扶蘇事邪

韋昭曰始皇死趙高詐殺扶蘇而立胡亥也

太子急然德言

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按

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

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且

師古曰且音子閭反

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

鄭氏曰長音長者如

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嬋娥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具白皇后發中廄

車載射士

師古曰中廄皇后車馬所在也

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

百官曰江充反迺斬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

服虔曰作巫蠱

之胡人也炙燒也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持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今毒痛耳

遂部賓客

爲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

反以故衆不附太子兵敗亡不得

師古曰太子出亡而吏追捕不得也

上

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

師古曰計無所出

壺關三老茂上

書曰

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荀悅漢紀云今狐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得也

臣聞父者猶天

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

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

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

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言

父子君臣之道不立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

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

於瞽叟

師古曰中當也瞽叟舜父也言不當其意也中音竹仲反

孝已被謗伯奇放流

師古曰孝已伯奇並已解於上

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

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

漢適嗣

師古曰適讀曰嫡

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

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

師古曰隸賤也

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釐皇太子

師古曰釐音美

反

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

通

師古曰隔與隔同

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

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

師古曰逋亡也

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

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

罔極交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悌易也言青蠅來往止於藩籬變白

作黑讒人構毀間親今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往者江充讒殺

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

師古曰充宜得罪也

陛下不省

察深過太子

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

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

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

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

師古曰忘亡也吳王殺之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

比干盡

仁而遺其身

師古曰比干殷之賢臣以道諫紂紂怒殺之而剖其心也

忠臣竭誠不顧

鈇鉞之誅

師古曰鈇所以斫人如今莖刃也音膚

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

稷也

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

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也言譖

讒之人誠可疾惡願投與猛獸食之界音必寐反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師

曰父子之道天性之親也母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臣不勝惓惓師古曰惓讀白舉解在劉向傳出一旦之命待

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

師古曰湖縣名今號州閼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臧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閼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泉太

子冢冢在閼東也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

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師古曰贍足也而發覺吏圍捕太

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入室距戶自經山

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

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

上既傷太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

封李壽爲邢侯

韋昭曰邢在河內師古曰爲其解救太子也邢音子

張富昌爲題侯

孟康曰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古曰晉說是也

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

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

擢千秋爲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

孟康曰橫音光師古曰即橫門渭橋也

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北

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

望思之臺於湖

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竟歸來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闕鄉之東基趾猶存

天

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嗣

子尚焉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

安城南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

蘇林曰苑名也

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并葬湖

師古曰今太子冢北

有二冢相次則二皇孫也

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

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

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

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

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

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

祀制禮不踰閑

師古曰閑猶限也

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

太子起位在湖

文穎曰位冢位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史良娣冢在博望

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

如淳曰親謂父也

諡法曰諡

者行之迹也愚以爲親諡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

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

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

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闕鄉邪里聚爲戾園

孟康曰闕

古闕字從門中曼建安中正作闕師古曰曼舉目使人也曼音許密反闕字本從曼其後轉訛誤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通音汝授反蓋失理

遠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廣明成鄉爲悼園皆改

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

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

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奉明縣尊戾

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閼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

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

帝使御史大夫湯師古曰張湯廟立子閼為齊王師古曰於廟授策也

曰烏呼小子閼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大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

以白茅歸以立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師古曰言考於古道而立子為王

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烏呼念哉共朕之詔師古曰共讀曰

恭言敬聽我詔惟命于不常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善則得之惡則失之人之好德克

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於義則君

子懈怠無歸附之者圖謀也俾使也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師古曰能

執中和之德則能終天祿者也厥有愆不臧迺于乃國而害于爾躬

師古曰臧善也乃汝也也乃汝也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師古曰保安也

又治也與讀曰歟閔母王夫人有寵閔尤愛幸立八年薨無

子國除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

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薰鬻鬲氏虐

老獸心以茲巧邊服虔曰薰鬻鬻堯時匈奴號也孟康曰毗音萌師古曰虐老謂貴少壯而食甘肥

賤者老而與粗惡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義也毗庶人薰音勳鬻鬻音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師古

往也曰徂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降旗奔

師如淳曰昆邪王偃其旗鼓而來降也薰鬻徙域張晏曰匈奴徙東北州以妥孟康曰古綏字

也臣瓚曰妥安也師古曰瓚說也是也妥音他果反悉爾心母作怨母作棐德服虔曰棐薄也

師古曰棐古匪字也匪非也母迺廢備師古曰禦邊之備不可廢非教士不得從徵

張晏曰士不素習不得應召

王其戒之旦壯大就國爲人辯略博學

經書雜說好星曆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

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

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

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爲太

子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

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

張晏曰文少則封小

京師疑有變遣幸

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

師古曰之往也

以問禮儀

爲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

師古曰郭廣意

問帝崩所病

師古

曰因何疾而崩

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

師古曰祚

讀與宮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

九歲葬時不出臨師古曰臨音力禁反歸以報王王曰上弃羣

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

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

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武洋溢

師古曰洋溢言盛多也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圻地且倍師古

曰圻開也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

德甚休盛師古曰休美也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

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

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

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

吏事修武備備非常

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爲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爲備也

長

於是爲旦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

師古曰獲休美也

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

師古曰飭讀與勅同

也

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

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

師古曰自周以來即爲燕國言以久遠

上自

召公下及昭襄

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曰邵

于今千載

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

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意亦子大夫之思

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橋邪防非章

聞揚和

師古曰橋正也章表也橋與矯同其字從手也

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

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

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

索不可坐而得也

師古曰失職謂當爲漢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

大王壹起國

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僞立子

弘爲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

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

呂太后

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

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

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

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

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

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

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毆師古曰毆與驅同郎中侍從者著

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翠羽飾冠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為冠之羽也附蟬為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

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儋為之皆號侍中且從相中尉以下

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曰

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

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師古曰餅侯蒿川靖王子也餅步丁反告之青

州刺史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

丞治連引燕王有詔勿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

餅侯父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

張晏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為蓋侯妻是

也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耳不取鄂邑主為妻當是信子頃侯充耳

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

光爭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與燕交通旦遣孫

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賻金寶走馬

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

賂

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

數記跡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

章

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

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

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

師古曰呼

音火近狎作亂內外俱發

師古曰狎習也近習之人謂趙高也

趙氏無炊火

焉

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師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

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

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師古曰規畫也是

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師古曰間音工竟反今陛下承明

繼成師古曰承聖明之後繼已成之業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

宗室師古曰與謂黨與也膚受之愬曰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

主恩不下究師古曰究竟也言不終竟於下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

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竄為典屬國師古曰竄音但

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將軍

都郎羽林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挈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道上

移蹕如淳曰移猶傳也太官先置師古曰昭紀云詐令人為燕王且上書又云上曰朕知此書詐也將軍都郎

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旦自上疏此下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爲誤

臣旦願歸符

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且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旣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

正謹不可止

師古曰人衆旣多故謹謹也

大將軍恐出

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

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

張晏曰天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師古曰謂死也丞相病幸事必成

徵不以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師古曰屬猶注

也音之欲反飲井水井水竭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師古曰廁

養豕園也園音胡困反烏鵲闕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正門也殿上戶

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

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恐王薨病使人祠葭水

台水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鴈門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王客呂廣等知星

爲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

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

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柰何會蓋主舍人父燕

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

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之召

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

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解在司馬遷傳置酒萬載

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

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

曰廣音曠臣讀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當空也華容夫人起舞曰髮

紛紛兮官渠孟康曰官音冒髮髮懸岸也臣讀曰官渠溝渠師古曰墳說是也官音徒干反骨籍

籍兮亡居

師古曰籍籍從橫貞也居處也

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

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

師古曰置酒之宮地沼所在其間有渠故即其所見以爲歌辭也

坐

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

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爲事

當族

師古曰曹輩也

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

師古曰黨音也朗反

幸不

死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

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

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

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

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劔推鋒

師古曰樊酈曹灌嬰等

從高

皇帝親蒞除害耘鋤海內

師古曰蒞古災字

當此之時頭如

蓬葆

頭久不理如蓬葆羽葆也師古曰草叢生曰葆音保

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

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

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

敵吾一體

師古曰言若四支之一也

迺與佗姓異族謀害社稷親

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

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師古

曰古人謂先人

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

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官之主醫者也屬音之欲

反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絞后夫

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

爲庶人賜旦謚曰刺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
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爲新昌侯賢爲安
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爲廣陽頃王二十九年薨
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
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家人嘉獨以獻符命
封扶美侯賜姓王氏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
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
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楊
州保疆李奇曰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正政也要音一
遙烏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師古曰祗祗敬也兢兢慎也言當慈

反

惠于下忠順于上也

母桐好逸母邇宵人

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

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

惟法惟則

師古曰言當依法則

書曰云臣不作福不作威

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無有作威作福也

靡有後著王其戒之

師古曰言宜戒慎勿今後有著辱之

也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

師古曰扛舉也音江

空手搏熊

彘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昭帝初立

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

千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位封

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

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

有覬欲心

師古曰覬音異

而楚地巫鬼

師古曰言其土俗尊尚巫鬼之事

胥迎女

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

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

女須泣曰孝武帝

下我左右皆伏

師古曰見女須云武帝神下故伏而聽之

言吾必令胥爲天子

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

師古曰即楚地之巫山也

會昭帝崩胥

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

師古曰以爲因禱祝詛而崩也塞音先代反

及昌

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寤信女須等

師古

曰寢古浸字也寢漸也益也

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

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爲楚王延

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

師古曰餽亦饋字

後延壽坐謀

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

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

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

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

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奏可

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

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

廷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

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

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

鴻臚即訊師古曰訊就問也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師古曰誠

實也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

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些言胡生等夜飲

師古曰董些言胡生皆

名女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

舞

師古曰八子嫕妾之秩也家人子無官秩者也

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

樂兮安窮

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安豫無有終極而我在生長不歡樂焉用窮盡年壽也

奉天期

兮不得須臾

張晏曰奉天子期當死不得復延年

千里馬兮駐待路

張晏曰二卿亭

驛待以

苦詔命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爲苦心

師古曰言人生必當

有死無假勞心懷悲戚

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悰爲樂亟

韋昭

曰悰亦樂也音裁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久也言人生以何爲樂但以心志所喜好耳今我出入皆無歡怡不得久長也喜音許吏反亟音丘吏

反

蒿里召兮郭門闕

師古曰蒿里死人里

死不得取代庸身自

逝

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徭役得顧庸自代也逝合韻三首上列反

左右悉更涕泣奏酒

師古曰更互也

奏進也更
音工衡反

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

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

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

加恩赦王諸子皆爲庶人賜諡曰厲王立六十四

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爲孝

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

師古曰共
讀曰恭

三年薨子哀王

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絕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

守是爲靖王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

密哀王弘本始元年以廣陵王胥少子立九年薨

子頃王章嗣三十三年薨子懷王寬嗣十一年薨

子慎嗣王莽時絕

昌邑哀王髡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

三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師古曰今爲喪

主璽書曰制詔昌邑王師古曰太使行大鴻臚事少

府樂成師古曰史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丙吉也中郎將利

漢師古曰不知姓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

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舖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

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

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師古曰鳴聲長者也道

買積竹杖文穎曰合竹作杖也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

子

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

至湖

師古曰即湖縣

使者以讓相安樂

張晏

曰使者長安使人也師古曰讓責也

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

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

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音之欲

反其下亦同

以湔洒大王

師古曰湔湔也洒濯也湔子顛反洒先禮反

即粹善屬衛士

長行法

師古曰粹持頭也衛士長主衛之官粹音粹乞反

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

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

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

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

師古曰嗌喉咽也音益

至城門遂

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

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

文穎曰弔哭帳也師古曰是謂此

未至帳

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

西面伏哭盡哀止

師古曰鄉讀曰嚮

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

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

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

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

湯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爲山陽郡初賀在

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

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

宮中王知惡之輒以問郎中令遂遂爲言其故語

在五行志王叩天嘆曰不祥何爲數來

師古曰叩讀曰仰

遂

叩頭曰臣不敢隱忘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師古

曰說讀曰悅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師古

曰度音徒各反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師古曰浹徹也音子

牒反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當於何詩之

文也中音竹仲反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師古曰汙濁穢以存

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

叫然號曰宮空不久祆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

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

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師古曰版瓦大

也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

平

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

營營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母信讒

言

師古曰已解於上

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

師古曰惡即矢

也越王句踐爲吳王嘗惡亦其義也

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

如不忍昌邑故人

師古曰如若也不忍謂不能疏遠也

信用讒諛必有凶

咎願詭禍爲福皆放逐之

師古曰詭猶反

臣當先逐矣賀不

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

爲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

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

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

師古曰密令敬言察不欲宜露也

敞於是條

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

師古曰著明也

曰臣敞地節三年

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

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爲領錢物市買朝

內食物師古曰每旦一內之它不得出入師古曰食物之外皆不得妄有出入督盜一人

別主徵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迺宮清中備

盜賊李奇曰迺遮也鄧展曰令其清靖不得妄有異人也師古曰以王家錢顧人爲卒也臣敞數遣丞吏

行察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

年二十六七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

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師古曰痿風痺疾也音人佳反衣短衣大袴

冠惠文冠蘇林曰治獄法冠也孟康曰今待中所著也服虔曰武冠也或曰趙惠文王所服故曰惠文晉灼曰柱後惠文

法冠也但言惠文冠也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簪筆持筆於首也牘木

簡也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

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

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臣

敞閱至子女持轡師古曰賀之子女名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

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

紂師古曰羅紂其紂名也紂音敷前爲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

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

也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

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

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

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爲哀王園中人

所不當得爲

師古曰於法不當然

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

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

柰何而欲罷之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

仁義如此

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音許吏反

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聞

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迺下

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

師古

曰析分也殊絕也

其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食邑四千戶

師古曰海昏豫章之縣

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

陛下至仁復封爲列侯賀嚚頑放廢之人不宜得

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楊州刺

史柯奏賀

師古曰柯者刺史之名也

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

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

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

豫章不久爲列侯賀曰且然

師古曰謂亦將如此

非所宜言有

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後薨豫章太守廖

奏言舜封象於有鼻

師古曰廖太守名也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

死不爲

置後以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

師古曰謂一海昏侯國之始祖

賀死上當爲後者子充國

師古曰上謂由上其名於有司

充國死復上

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

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絕賀以奉天意願
下有司議議皆以爲不宜爲立嗣國除元帝即位
復封賀子代宗爲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爲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
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
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
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
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
師古曰僵僵也音居羊反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
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

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

相屬於道

師古曰盧額骨也屬連也音之欲反

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

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

作蕭牆禍成二世

師古曰蕭牆謂屏牆也解在五行志

故曰兵猶火也弗

戢必自焚

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可妄

動久而不戢則自焚燒戢斂也

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爲武

師古曰武字從止從

戈所謂會意

聖人以武禁暴敷亂止息兵戈非以爲殘而

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

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師古曰易上繫辭也

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

能過人也以其銷惡運退亂原

師古曰遏止也音一曷反

因衰激

極道迎善氣

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致福善之氣也道讀曰導

傳得天人之祐

助云

師古曰傳引也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